



# 在历史的逻辑中塑造人物

——评电影故事片《风云山林》

□ 张家昌



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和我省合作的新成果——电影故事片《风云山林》，日前在央视电影频道播出，以其鲜明的主题和独具特色的故事与人物形象，受到观众的好评。影片颂扬了党在陕甘宁地区的革命活动和历史功绩，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的伟大感召力，揭示出我们所拥有的“道路自信”的深厚历史基础，激励人们强化红色记忆，赓续红色血脉，坚定不移地沿着正确道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在历史的逻辑中塑造人物，是这部影片突出的创作特色。人是历史的产物，历史又是人的存在方式。影片在历史逻辑中展开戏剧逻辑，在历史的逻辑中揭示人物命运，完成人物的塑造，从而赋予作品强烈又深刻的感染力。

《风云山林》中的人物，置身于这样的大历史逻辑：一百多年前的中国，救亡图存风潮滚滚，各种政治主张、方案乃至斗争形式争相登台，激烈较量。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团结带领人民开辟了正确的革命道路，从而深刻地、历史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发展进程。

《风云山林》的故事，产生于历史逻辑的“甘肃篇”：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陕甘边红色武装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与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和各路长征红军提供了落脚点，也是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影片所讲述的，正是在西北高原的红色地标南梁地区的革命斗争大背景下，一个曲折

跌宕、动人心魄的故事。

走进片中场景，是一片政治黑暗、社会动乱、干旱瘟疫肆虐、百姓苦不堪言的景象。片中女主角童金龄，本是一个年轻、善良的女孩子，因饥寒交迫而反抗黑暗、啸聚山林的家运，却使她成为“匪二代”——桥山正义军女司令。无可抗逆的命运将她推向人生道路的险关：外部，国民党反动政府、军阀和地方势力虎视眈眈，有胁迫、利诱，更有吞并、剿杀；内部，山寨“二当家”力主散伙，幻想寻找“世外”安身之地；由她一手带大，五年前却与她分道扬镳去“打自己天下”的侄子的安危，也令她时时揪心。而眼下身为桥山“当家人”的童金龄，却陷入绝境！在这历史逻辑、戏剧逻辑的关节点，在南梁地区开辟了革命根据地的红军，正带领贫苦群众壮大力量的扩展红区。影片展现了他们为人民打天下、谋活路、谋幸福的初心和实践，启发、引导、扶助童金龄和她的队伍，在苍茫驱靡、遮天梢林中看到了曙光，在进退失据的万难维谷中找到了方向，终于百川归海，踏上了党所指引的革命道路，得到新生。

影片真实地再现了童金龄对于历史逻辑的走向，是由绝望无知，到迷茫探索，到疑虑彷徨，到逐步认识，进而到清醒坚定的。她的侄子童震远更是经历了惊险的悬崖勒马、迷途知返。透过视觉化、动作化、场景化的叙事，影片启示人们去感悟，其实，先于他们踏上革命道路的红军战士杨娃子，红军游击队指导员宋峻峰，乃至革命队伍的每一分子，在或前或后，或主动或被动地汇入革命洪流之前，每个人都曾有过不同的人生轨迹，经历过不同的煎熬痛苦、冲撞拼搏。他们所经历的、认识的曲折艰难和最终的明澈觉悟，连同他们对立面（革命的对立面）的无可挽回的失

败，其实都是历史强大逻辑的注脚，生动地印证了历史逻辑的无敌伟力和它的无可躲避、超脱。这是影片强劲的思想力量所在。

《风云山林》以大背景为依托，赋予小切口故事以较大的历史深度。影片以饱满的、斑驳陆离的、奇姿异彩的情节细节叙事和人性丰富性的描述，以陇东大塬梢林里辉煌绚丽的自然视觉基调和以运动为主的风格，超越立意的概念化、形象的单向度，使故事和人物本真、立体和光亮。在视听呈现、影像叙事中，影片对童金龄们所置身的环境和他们的性格、行为没有“典型化”、过滤、拔高，而是一任生活的粗糙毛边、淋漓泥土、土腥气息自然展现，使他们所经历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生离死别，携带着历史气

息，又激发共鸣直抵观众的心灵，也使历史的逻辑变得血肉充实、亲近可感。在历史的逻辑中行动的人物群像，揭示出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和中国革命必须走中国共产党所指引的正确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也使我们看到，革命因为千千万万前赴后继的追寻者的加入而更加蓬勃壮大；千千万万追寻者则因投身革命，在熔炉中锤炼、在洪流中搏击而更加成熟、壮美。

《风云山林》延续了甘肃风行系列电影作品小成本、大情怀、高质量追求，以一份思想性、艺术性和电影品格俱佳的奉献，带给公众以观影的文化娱乐享受和精神洗礼。

（本版图片均为电影故事片《风云山林》剧照，由甘肃风行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提供）



## 掠影

## 筚路蓝缕 奔向曙光

□ 石铭政

由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出品，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风行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中国军事影视城—张嘉清影视基地联合摄制，甘肃风行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承制的电影故事片《风云山林》，是我省讲好红色故事的又一项重要文艺成果。

影片一开场就以现实主义的情景营造，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初陇东一带的社会生活现实：兵患匪祸横行，干旱瘟疫肆虐，饥寒病困，民不聊生。这正是当时中国军阀混战、内外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社会动荡不安的一个缩影。影片呈现的就是这一背景下苦难深重的中国老百姓寻求活路的一段坎坷历程，一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一群小人物抗争追寻，在陇东山林掀起的风云传奇。

占据陇东深山险关要地、号称“桥山正义军”的土匪队伍，断粮又遭瘟疫，冒险下山到庆城劫大户、寻找郎中。女司令童金龄一脸冷峻，愁眉难展，不仅为眼下饥病所困，更忧郁恐惧的是，周围国民党军阀、民团、土匪都对她的地盘和人马垂涎三尺，肆意骚扰。她梦寐以求的，不为自己，只为追随她的弟兄们寻找一条活路，平安公道地活下去。为此，她顽强挣扎、苦苦追寻。

影片由此围绕寻路的主题，通过时空转换，不断变奏转化，叠加出一组组震撼人心的画面和镜头：童金龄的哥哥童天鹏拉走人马投靠国民党，上当受骗，兵权人马被夺无路可走四处流

浪。老土匪毛白狼欺她年少乘虚而入，要占山头还要强娶她，无路可走的她不得不以命相搏。她从小拉扯大的侄子童震远弃她而去另立山头，为傍定国民党军队师长吴蔚，竟假借父亲亡故骗她下山，以性命胁迫她让出桥山。她看得明白，侄子与虎谋皮，下场会比他爹更惨却无能为力。对她钟情已久的二当家孟天庆，厌倦了土匪生活，去寻找“世外桃源”未果，被民团俘获，交换俘虏时，为替她挡黑枪而惨死……

影片就是这样用多重类比、归纳推理的手法，告诉童金龄也告诉观众：世上的路似乎有千万条，可纵是智勇双全的童金龄，眼前也是一抹黑，她的迷惘也是那个时代劳苦大众的迷茫。

二

此时，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创建的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也正在艰难地展开。童金龄与黑暗世道抗争的



侠肝义胆，体恤部下的善良品行，不愿与恶匪和国民党为伍的胸怀气节，以及桥山绝佳险要的地理位置，进入了红军游击队的视野。郎中出身的指导员宋峻峰和战士杨娃子，与找寻郎中的童金龄“巧遇”后，顺理成章地踏上了桥山。

宋峻峰是启蒙者、引路人的角色，怀揣初心、肩负使命的他以朴实的姿态进入山寨。很少有高谈阔论的教诲，更没有居高临下的点拨，对童金龄及其部下非常尊重，对话交流简洁质朴，低调慎言，更多的是以行动作为实证。他不仅帮童金龄控制住了瘟疫，还多次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帮她化险为夷。

几经碰撞交锋，宋峻峰的真诚一点一点在感化着童金龄，特别是童金龄受伤被宋峻峰在南梁救治后，童金龄耳濡目染，眼见为实，切身感受到根据地人人平等相待、个个精神昂扬的新气象，逐渐打消疑虑，最终醒悟——共产党和红军走的路才是正确的道路。

三

童震远是一位性格十分矛盾的角色。他决绝地离开姑姑童金龄，通过打家劫舍成为陇东颇具势力的土匪头目。占领庆城后更是狂妄自大、野心勃勃。他不相信国民党，更不想把人马交出去。他选择的路剑走偏锋，想凭江湖义气与吴蔚周旋，以便火中取栗，成为独霸一方的军阀。

老奸巨猾的吴蔚一边给童震远许诺，一边威逼利诱他设“鸿门宴”除掉童金龄。吴蔚想一石三鸟，让姑侄俩两败俱伤后再一网打尽，这样

既能保存自己的实力，又能拿下险关要地，同时挫败红军争取土匪武装、巩固大根据地的计划。随着剧情进展，童震远终于恍然大悟：他不过是被吴蔚当枪使，随时变为被弃的一枚棋子。自作聪明的他，早就落入了圈套。

童震远的父亲撞棺自杀使他深受触动，下令放掉童金龄为自己留了后路。一怒之下，他把枪口指向在父亲灵柩前喋喋不休的吴蔚，表明了他内心的反感和愤懑，由此可见，他还有药可救。宋峻峰和童金龄一起，对他晓理动情、开导争取，最后帮他挫败了吴蔚的阴谋诡计。投奔南梁，是童震远在经历血的教训和认清现实后的正确选择。

四

在影片中，杨娃子的形象非常典型。他出身贫寒，选择革命道路既自然又无怨无悔。他的戏份不多，却是最壮烈的一个。他跳进土匪司令部大院救援身陷绝境的童金龄，将她推出门外后背顶大门阻挡土匪追击，最后壮烈牺牲。这是他有“为谁打拼”的信念，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一种自觉。

《风云山林》以艺术形象深度解剖典型人物求生寻路的轨迹，鲜活生动地阐释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指挥和领导的革命斗争，才是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深刻阐释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道理，也真实地重现了中国革命的万般艰辛。

影片不露痕迹地埋设伏笔、层层递进，巧妙地让情节悬疑重重、高潮迭起，把故事讲得精彩纷呈、扣人心弦。各方势力、各色人物之间纷繁复杂的矛盾冲突，被演绎得淋漓尽致，角色的形象刻画和心路历程的描写细微传神，所有的理念都融入引人入胜的情节和细节之中，将观众带入到一个广阔的背景空间和宏大的时代主题中。

正如《风云山林》所讲述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宋峻峰、童金龄等千千万万寻路者艰难求索、筚路蓝缕的传奇历程，使救亡图存的革命大潮曙光降临，并进而走向胜利与辉煌。